

君子文墨 長風萬里



劉曦林《水仙系列-有仙則靈》紙本水墨
2010年 69.5厘米×49.6厘米



劉曦林《水仙系列-陶然若水》紙本水墨
2010年 69.5厘米×46.5厘米



著名美術史論家、書畫家劉曦林先生，早年啓蒙於書畫家張茂材門下；青年時就讀於山東藝專（山東藝術學院前身），深得關友聲、黑伯龍諸位先生的指教。後於新疆《喀什日報》任美術編輯；1978年考取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碩士研究生；1981年起，於中國美術館從事美術理論研究、書畫創作，現為中國美術館研究員，中國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副主任；著有《藝海春秋——蔣兆和傳》、《詩畫論》、《中國畫與現代中國》、《郭沫渠傳》等。近日，其畫「劉曦林藝術印記」將在中國美術館開幕，特以此文略述其道德文章書畫。

文：戈力

華夏翰墨，存續千年，或隱或顯，代有英賢。摩詰（註1）詩畫，三絕鄭虔（註2）。黃王倪吳（註3），文墨燦爛。伍老齊翁（註4），號稱四全。及於當世，百家爭妍。傳統筆墨，中西融貫；山水人物，萬象新天。然環視域中，大匠中堅，十有九人，技精熟而乏文思，長於手而拙於言。或有言者，巧舌如簧，殊不足觀。所幸文脈如縷，古韻不斷。劉君曦林，繪事史論雙修，詩文筆墨兼擅。長風萬里，持節凜然。

劉君少承齊魯名家，沾溉習染，澤往古而遊新天。五載師承，始基乃奠。壯遊西域（註5），十有五年。西塞邊陲，風刀霜劍，常使猛志歇而浩氣短。劉君雄視而獨步，安文心於邊關。傾所學於四裔，播芬芳於藝苑；采風情於天涯，養真氣於心田。落日殘照，寒窗把卷，身在天涯，滋蘭九畹。丹青圖寫民風，詩文沛然報端。時仰大漠孤煙，長河遙望日圓。

戊午春風，星移斗轉。東歸劉君，劍起蒿萊。英風八面兮際會，壯士盛年兮雄飛。深研畫史，思接千載，博覽名迹，視通宇寰。煌煌巨著，論列東西，自成一言。門前桃李，往來成蹊，誨人不倦。其詞宏，別具法眼，洞燭幽微，流民圖卷（註6），賴君評析，遠播人間。其言真，百科年鑒，不虛外美，不遺一善。其語溫，青青子衿，常在君心。其動也中節，國之大事，世之要情，心遇神會，常中肯綮。其靜也合度，時流恣肆，退避三舍，清操自持，守志不移。其量也寬，後進新銳，語壯行險，清聽而默觀，概括而海涵。其心也熱，一棗居（註7）中，碩學鴻儒合德；里仁巷（註8）內，村夫野老同歡。時人有惑，得君一言，前嫌後疑，冰釋渙然。評品人物，軒輊畫作，得君直言乃能定讞。噫嘻，神乎其技矣。服人以能，亦以德容，無少無長，唯君是從。

逮至暮年，劉君書興日濃，繪事日勤。狂草其性所愛，花鳥其素所長。書畫與人，三境俱老。其詩卓然成家，直抒胸臆

，畫則渾厚華滋，元氣淋漓。君之水仙，信手即成妙品。君題水仙有句云：兩袖清風君與我，一縷香魂我與君。操行志節，於斯可見。屈大夫（註9）香草美人之風旨，亦見於斯。然水仙往往閱三旬而芳魂盡，君之道德文章，度越千載，香芬不絕。君子之風，東在泰岱，西在天山；近在京華，遠在四邊。

詞曰：

問君何事漂天涯
為覓丰神處處家
歷下晴空照心底
關西夜月飛霜花
經書玄酒讀五鼓
畫卷水墨起煙霞
仁懷一縷繼先聖
百脈恩波傳異葩

- （註1） 摩詰，唐代詩人王維，字摩詰。
- （註2） 三絕鄭虔，謂唐鄭虔詩書畫皆精妙。
- （註3） 黃王倪吳：元代中後期，黃公望、王蒙、吳鎮、倪瓚四家，在山水畫創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。在繪畫史上得到很高的評價，被稱為「元季四大家」。
- （註4） 伍老齊翁：吳昌碩，別號缶老。齊翁，齊白石。詩書畫印俱佳，時人稱頌四全。
- （註5） 壯遊西域，劉曦林先生曾在新疆工作15年。
- （註6） 流民圖，蔣兆和名作。劉曦林先生著有《蔣兆和傳》。
- （註7） 一棗居，劉先生初居北京，院中有一棗樹，故稱其居所為一棗居。
- （註8） 里仁巷，劉曦林先生現居所街名。
- （註9） 屈大夫，屈原，被貶後為三閭大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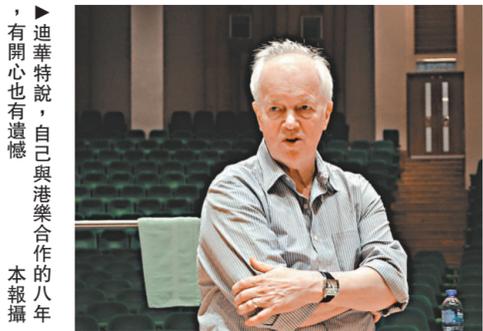


劉曦林《飛越昆侖》紙本水墨設色
2010年 200厘米×100厘米



劉曦林《天山雪》紙本水墨設色
2010年 200厘米×100厘米

文化 | 責任編輯：王鉅科



▶ 迪華特說，自己與港樂合作的八年，有開心也有遺憾
本報攝

鄭春輝莆田展木雕

【本報訊】本報記者史兵莆田報導：「鄭春輝木雕精品展」正在莆田山亭鎮港里村媽祖故居舉行（展期至本月十四日），北京大學考古學院院長徐天進等嘉賓參觀了木雕展。

鄭春輝是中國工藝美術學會會員，福建省工藝美術協會副會長、福建省工藝美術大師。近年來，鄭春輝對傳統花鳥題材的木雕藝術大膽探索與創新，用沉香、檀香等貴重木料創作了一批木雕藝術品，其創作的沉香木雕作品《家園》被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，《春江漁樂圖》被中國工藝美術館收藏，《百鳥朝鳳》被中國木雕藝術館收藏，並多次獲得國家級金獎。

本次展出的是鄭春輝近年來創作的部分經典代表作近二十件，均由名貴木料沉香、檀香等創作。其中包括：《清明上河圖》、《長江萬里圖》等大型木雕作品。鄭春輝在開幕式上致辭說：木雕藝術作品承載着時代、民族、地域、情感以及歷史、文化、思想等豐富內涵，激發人們對生活及精神家園回歸的渴望。他說：中國傳統木雕與繪畫的審美精神相契合，尊重材料的物性，並把塑造的形象提升到心靈的層次。莆田木雕興於唐宋，盛於明清，經過不斷傳承與創新，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，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。鄭春輝的藝術追求，是在傳統的基礎上加以創新，把中國畫的意韻融入木雕作品中，注重對作品意境的開拓。

鄭春輝表示，此次是他首次舉辦個人木雕藝術作品展。作為生長於媽祖故里的木雕藝術家，能在媽祖故居舉辦自己的首次個展，具有特別意義。



▶ 鄭春輝在木雕展開幕式現場
本報攝

下周壓軸指揮「貝九」 迪華特港樂八年臨別依依

【本報訊】記者李夢報導：轉眼，艾度·迪華特與香港管弦樂團的合作，已經八年了。明、後兩日在文化中心音樂廳演過John Adams的《和聲教案》後，下周末的「貝九」後，這位七十歲的、不喝酒的愛好足球的荷蘭指揮，就要跟香港說「再見」了。

想念港樂想念香港

「是的，我會想念這裡。」他說。想念裝在小紙包裡、熱水一沖就膨脹就氣出香氣的中國茶，想念香港，也想念「港樂」與他共事八年的一眾樂手。像首席大提琴手鮑力卓這樣的資深樂手，像「八〇後」中提琴首席凌顯佑這樣的年輕一代。

明、後兩晚的音樂會上，他將與鮑力卓和凌顯佑合作，演出李察·史特勞斯的《唐吉訶德》，以及他好朋友John Adams的極簡主義代表作《和聲教案》。

昨天下午，在排練《和聲教案》後，迪華特與傳媒小聚，聊他與「港樂」過往的八年，聊他的童年他的孩子他的寵物狗，以及他的下一個八年。

換下排練時的黑色T恤，略略休息後出現在記者面前的迪華特，換了一件淺色條紋襯衫，袖子挽起來，一條寬鬆黑色褲子，一雙形似crocs的布鞋。說到興頭上，他上身探前，或略略一伸腿，露出藍白黑三色條紋的襪子，很可愛。

「這幾天，自己會變得有些懷舊。」他坐定後，說了這樣一句。

他說八年前來港時，對香港對中國，有種說不清的好奇。八年間，他帶樂團去過北京，去過上海和廣州，看過秦陵兵马俑，對這片廣袤土地，漸漸陌生了。對這個東方國家的作曲家寫出的曲子，也漸漸不

▶ 將與迪華特合作《唐吉訶德》的大提琴首席鮑力卓



▶ 港樂中提琴首席，將與迪華特合作《唐吉訶德》的凌顯佑

陌生了。他聯同「港樂」，演過譚盾的作品，世界首演郭文景的《第二笛子協奏曲》，還將陳其鋼在《蝶戀花》中寫給青衣的一句「她又不是你老婆！」繞足了鮮亮又濃烈的味道。

迪華特帶給「港樂」的，不單是中國作曲家的音樂。他來之後，港樂演馬勒、演布魯克納和史特拉汶斯基的作品，舉辦「玫瑰騎士」和「莎樂美」等歌劇音樂會，還亞洲首演哲赫斯基的《抒情詩交響曲》。

范瑞章頓將接棒

一切似乎都不不同了。「我覺得樂團現在更成熟，也更自信了。」他說。

於是，他可以放心說「再見」，放心將接力棒傳給同樣來自荷蘭的、小自己二十歲的范瑞章頓。

迪華特和范瑞章頓同為荷蘭人，都帶着濃重的阿姆斯特丹口音，都喜歡足球還不時共進晚餐。但范瑞章頓說過：「我和Edo很不同。」

「是的，我們很不同，」迪華特說，「我吹雙簧管，他拉小提琴嘛。」

玩笑歸玩笑，迪華特說他和范瑞章頓一個出生在二戰時一個在戰後，在待人處事乃至對音樂的理解上，受到身處社會的影響極深。

「我出生在二戰，是不自信的一代。」迪華特說，「Jaap（范瑞章頓）那一代人在戰後長大，他們比我們更自信。」

因此，他見到這個「更自信的」、拉得一手漂亮小提琴的范瑞章頓接任港樂音樂總監，他一點兒不驚訝。他說，范瑞章頓和港樂，會是「很棒的組合」。

離開，回到安特衛普，因為這裡找到合適的繼任者，也因為那裡買一幢帶花園的房子不用花四千萬。最重要的，是他想多陪陪自己十一歲的兒子和九歲的女兒。

女兒生了一幅好嗓子愛唱歌，正在學大提琴——迪華特本人最喜歡的樂器。

當然，也有遺憾。他遺憾港樂沒能與香港演藝學院合作得更密切，他遺憾樂團整整八年都沒有機會在香港藝術節上演出，他遺憾錄音不多巡演不多，也遺憾香港沒有專業合唱團，以至於他告別音樂會的最後一場「貝九」，不得不從上海歌劇院「借」來合唱團。

「港樂是我共事過的唯一一個沒有合唱團的交響樂團，」迪華特說。沒有好的合唱團，於是演不了布拉姆斯或莫扎特的安魂曲。這又成了他的遺憾。

他還遺憾沒能和樂手成為好朋友，那種排練完一起聚餐或去小酒館喝一杯的朋友，因他不喝酒，又不喜歡噪音，在派對中呆不夠半個鐘一準逃走。

他說他給自己與「港樂」的八年開開心心畫個句號，但一不留神就選了「貝九」，那個深厚的充滿



▶ 迪華特與港樂排練《和聲教案》
本報攝



▶ 迪華特與港樂一眾樂手在排練
本報攝



▶ 迪華特告別音樂會最後一場演「貝九」，與上海歌劇院合唱團合作

終結與消亡意味的「貝九」作告別曲。

不過，八年前以「馬勒一」開篇，如今以「貝九」作結，也是不錯的選擇。

或者「貝九」算不上一個徹底的句號。「我還會回來，可能兩年後，或者三年後。」他說。